



飛行員的故事

林 日 著



飛行員的故事

林 日 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59年·武汉

內容提要

这部作品，写我空军某空运部队协助地面部队进军西藏时，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，以飞行中队长李維民和飞行员赵学鴻为首的第12号机组，第一次突破了康藏高原这个所謂“空中禁区”，胜利地开辟了通往西藏的第一条航綫的故事。作品歌頌了这支空运部队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，描述了貧农出身的青年飞行员赵学鴻的成长过程。

飞行員的故事

林 日 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(武汉解放大道332号)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· 2 1/8 印張 · 43,000字

1959年3月第1版

195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1,200

統一书号：T10106·280

定 价：(5) 0.17 元

三月末梢。傍晚时分。尖啸的寒风卷着鹅毛大雪满天狂舞，天色顿时象深夜般的一片漆黑。这时候，一辆小吉普车，正沿着一条被白雪盖满的银色公路，向前疾驰。

车里坐着两个人。一个是汽车司机老王，一个是刚从航空学校毕业的飞行学员赵学鸿。

公路两旁的景物，都被满天的狂风大雪吞没了，什么东西也看不清，可是赵学鸿还是把头探出车外，贪婪地回头凝望着那被汽车丢在后边的、一片黑糊糊的营房。寒风象刀子似的刮着他的脸，帽顶和衣服上飘满了雪，风还一阵阵地把雪片刮进他的脖颈里去，但这些他一点也没有感觉到，他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……。

两年前，当他刚刚迈进这所航校大门的时候，还是一个不满十八岁的孩子。年岁虽说不大，可是已经有了三年多的军龄了，而且在这三年多的战斗生活里，经过一系列的锻炼，他从当通讯员、警卫员开始，而当上了警卫班长。他对陆军的战斗生活，已由生疏而变为熟悉，他热爱上了这个职业，并且立志想当一辈子的陆军。就在这时候，组织上决定调他到航校去学习飞行。那时候，空军是怎么回事？飞机是个啥样？

他是一点也不清楚的。如今经过在航校的两年学习，党已初步把他培养成了一名飞行员，而且他马上就要站到空军部队的行列里去当一名真正的空军战士了，按理说，这应该是值得他高兴的事！可是他现在却偏偏正在为这件事苦恼。

车子在飞驰，但赵学鸿觉得还是太慢，他心里很焦急，惟恐赶不上南去的火车。

“老王，离开车时间只有十分钟了。”他不安地看了看手表，凑近司机的耳朵大声说。

“小赵，别慌神，我会象往常把你从学校送到机场去飞行时一样的准确，保险误不了你‘起飞’。”话虽这么说，可老王还是加大了油门，车子疾驰得更猛更快了。

到了火车站门前，吉普车猛的咋嚓一声煞住了，这时，小赵才又从沉思中惊醒过来。

他刚跳上火车，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，火车就鸣的一声长鸣，开始向南徐徐蠕动。

车进山海关，鹅毛大雪变成了细细的雪花。当火车要驶近黄河的时候，灰暗而阴沉的天空，又飘起了毛毛细雨。

车过黄河，开始进入了赵学鸿的家乡——河南境地。

赵学鸿特意挑了个背北向南的座位，靠近车窗坐下来。他把身子伏在车窗上，探头窗外，望着往火车后边滑去的每一个村庄，每一条河流，每一片树林，每一寸土地……“越走越离家越远了。”他一面想，一面又沉浸在家乡生活的回忆里。

赵学鸿的家，在惠济河边上。他的整个童年时代，都是在惠济河畔度过的。他从小就爱上了这条河。在他离开家乡的那天夜里，他曾独个儿悄悄跑到河边，对着河水，对着自

己的家园，恋恋不舍地落过眼泪。

一年四季他最愛夏天，因为夏天他可以从早到晚地泡在河水里摸魚、撈虾、洗澡、打水仗……那是多么有趣而无忧无虑的生活啊！但是却急坏了媽媽，为了不讓他到河里去洗澡，不知耽誤了媽媽多少中午和晚上的睡眠時間，不知媽媽对他講过多少个河里鬧水鬼淹死人的故事，可是他从不把媽媽的好心的話記在心上，他仍然常常背着媽媽跑到河边，跟一群爱洗澡的小伙伴跳进水里去，不論是早上跳进去还是中午跳进去的，一下水就要泡到天黑。如果不是媽媽站在岸边喊他回家吃飯的話，他早就把吃飯的事丟在脑后了。在他們这群好玩水的小朋友里，論年紀，他最小，講个头儿，他最矮。但一跳到水里，就是比他年岁大、个子高的孩子，也要怕他三分。小伙伴们都有些羡慕甚至是嫉妒他那一身游泳的好本事。因为他游水游得好，身子又被太阳晒得油黑发亮，所以大伙就給他起了个外号，叫“黑魚棒”。他对这个外号虽說不上喜欢，但当別人喊他“黑魚棒”的时候，他也会自然而高声地答应。小心眼里也暗暗为自己会游泳而高兴。

家里虽說穷苦，可是小时候不知忧虑的生活倒也充滿了快乐。但当他剛能記事的时候，不幸的事情就降临到了他的家里。他的父亲和哥哥被小日本的飞机炸死了。从此，他就只有靠着媽媽給人家作針綫活儿、幫人家洗洗衣服、縫縫补补的来过日子。媽媽对自己膝下仅剩下的一个孩子也就更加疼愛，管教得也就更加严格了。他也忽然变得象是比先前懂事多了，更听媽媽的話了，整日整夜都不离开媽媽，無論媽媽干什么，他都纏跟在屁股后边，媽媽洗衣服，他就帮着提

水，有时也帮着媽媽把洗好了的衣服給人家送去。

他和媽媽就这样相依为命的生活着。媽媽盼望他早日长大成人，他也希望媽媽永远活在世上，护在他的身边。

誰能料到，就連她們母子俩这么一个單純而善良的愿望，不久以后也被幻灭了？

人們常用“旱澇蝗湯”四个字来形容河南人民所受的危害和压迫。但是，湯恩伯（国民党駐河南的一个反动头子）对河南人民的压榨、剝削和屠杀，比之天旱、水澇，或者是蝗灾的危害，却更加慘无人道。河南人民对湯恩伯有着刻骨的仇恨。

一天晌午，村里的大庙墙上忽然貼上了这样一張告示：“为了防范共匪的騷扰，限本村居民务于三日內迁至別处，違者以私通共匪，反抗軍命論处……。”于是他和媽媽不得不含着眼泪，怀着仇恨，随着全村的乡亲们离开自己的家园，离开他所喜爱的那条惠济河。从此，母子俩就开始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。有时因为媽媽沒有找到帮人家的活干，他們就挨家挨戶沿街討飯。有一回，在一个傍黑的夜晚，他随着媽媽要飯走到了一个村子的东头，不料却碰上了湯恩伯的軍隊圍住这个村庄正在搜剿八路軍。他們一看风头不对，赶忙想往回走，可是已經来不及了。丧尽天良的国民党軍隊截住了他們的去路，認為他們是来历不明的人，并且硬要把他媽媽捉到县城里去。这时候，赵学鴻扑到国民党匪軍的面前，拚命的捶打着，哭喊着，希望不要夺去他的媽媽。可是狠心的国民党匪軍却用枪托子把他打得昏倒在路旁。等他苏醒过来时，早已不見了媽媽的身影，他发瘋似的拚命哭着，喊着，他跑

到县城的国民党匪軍駐地去要他的媽媽，匪軍在一陣猙獰的冷笑之后，又給了他一頓拳打脚踢的毒打，但是，哪怕匪軍再凶殘，也動搖不了他那顆要媽媽的赤誠火熱的心。

一天，兩天，……一個月，兩個月……他一直守在縣城附近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打聽到媽媽下落的机会。結果終於探聽到，他的媽媽已被国民党匪軍關在監牢里去了。

他相信媽媽是无罪的，他怀着天真的希望，等待着媽媽出獄的一天。日復一日，月復一月，一晃几个月过去了，媽媽仍舊被關在監牢里。好心的人們告訴他說，由于他家一无錢，二无勢，又沒有人敢担保，因而只得關在監牢里。

他毫无办法，只有走了。他离开了縣城。但他是懷着一綫希望走的。他决心去掙錢，好把媽媽从監牢里救出来。

起初，他在一个火車站上和一群孩子拾煤渣，撿破爛，后来又偷偷地搭上火車，跑到一个煤矿上去當童工，最后又仍舊回到乡下給一家地主放羊。無論在哪里，他都是日夜不停地拚命干活，可是結果不但沒能掙到錢，反而把身体弄得一天比一天衰弱枯瘦下去了，疲勞和飢餓整日困擾着他。

和他一起在地主家做工的人当中，有一个上了年紀的老頭，村里的人都亲熱地稱他“老高頭”。大伙都說，这老高頭是个有心路、肯幫助別人的人。他来地主家作工后，从他和老高頭的相處中，也覺得老高頭确实与別人不大一样，待他格外亲熱。

一天夜晚，他終於悶不住地把自己的心事全部对老高頭說了，他求老高頭給他想个能掙到錢、能救出媽媽的办法。老高頭听了他的哭訴以后，足足有两袋烟的工夫沒吭声，一

双颤抖的手，不住地抚摸着他的头发，然后长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孩子！这边的世界没有咱穷人站脚的地方，要想在这个世界上靠咱给有钱人干活挣到钱，那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，他们有钱人的心都是黑的……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叔叔！这么說，没有办法能救出我媽来了，……”赵学鸿倒在老高头怀里哭起来了。

“孩子！別哭。办法是有啊！可象你这个办法不行。我给这家整整干了二十多个年头的活了，到头来还不是这么个穷棒子……这个办法不行啊！”

“那什么办法能行呢？”赵学鸿急切地催問。

“办法有是有，这要看你胆量大不大，骨头硬不硬。”

“叔叔，你說吧！只要能把我媽救出来，就是上刀山、下油鍋，我也心甘情愿。”赵学鸿斩釘截鉄地坚决回答。

“好！那我就告訴你。如果你听了以后又不想去的話，那你可千万不能对別人講。”老高头看他有股子倔強勁，才进一步对他这样說。

“叔叔，你說吧！我要是对別人講了，叫天老爷天打雷劈讓我不得好死。”赵学鸿急得指着天地发誓。

“別发誓，我信得过你。办法就是到山那边去当八路军。只有他們才向着咱穷人，才能帮助咱穷人报仇。”

“那……叔叔！人家不是說八路军共产党是‘土匪’嗎？”

“‘土匪’？那是因为八路军分了地主家的地，沒收了那些有钱人的东西，分給了咱們穷人。只有那些地主和有钱人才說他們是‘土匪’呢！你什么时候听见过咱这伙穷哥儿們說过他們是‘土匪’来着？傻孩子！”

是呀！过去听到說八路軍是“土匪”，……这种話，除了那些地主反动家伙們，和我在一块干活的这些穷人，又有誰說过他們是“土匪”呢？……管他呢！只要能救出我媽媽，就是死了我也干。他想了会儿，便一口答应下来說：“叔叔，我干，当八路軍去。”

“行！我送你去，保險能救出你媽媽。”老高头看他坚决答应下来，从心底里更喜欢他了。

“什么时候走？”赵学鴻望着老高头問。

“明天夜里。”

到了第二天夜晚，赵学鴻在老高头的帶領下，跑到了山那边，真的干起八路軍来了。

一直到现在，每当赵学鴻想起了救媽媽的事，他还深深怀念和感激着指引他走上光明大道的老高头。可是一直到今天，他还不知道老高头到底是什么人。其实老高头是我們党的一位“老交通”。

赵学鴻参军沒几天，部队就奉命調往別处，使得他沒有能够参加上解放自己家乡的战斗。全国解放前夕，組織上就送他到东北航校去学习飞行，在两年多緊張的学习生活中，他虽然往家乡給媽媽寄过几封信，但都被退了回来。为这事，他曾在夜里偷偷地落过泪，痛哭过。

一晃就过去了整整五个年头。在这五年的时间里，祖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赵学鴻也由一个討飯的穷小子变成了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，他心里对祖国的一切事物都充滿快乐和喜悅，但关于他媽媽的事，他一直还深深地埋藏在心底。

这次航校毕业后，組織上曾讓他乘着到部队路过家乡的机会，順便回趟家看看，再去找找媽媽的下落。但他拒絕了，因为他正在为自己将要去的这个部队而烦恼。他賭气错过了这个机会。他相信将来一定会有机会去找媽媽的。

火車載着他，沿着他的家乡向祖国的南方駛去。

火車每經過一个村庄，每穿过一条河流，每走过一片土地，都在引起他莫大的后悔。后悔当初沒有听組織上的話，回家乡去找媽媽。現在眼望着家乡的每一件景物，耳听着家乡土地上发出的每一个音响，都象是看見了媽媽的模样，听到了媽媽喊他的声音。他多么希望能在火車上碰到家乡的熟人啊，多么希望有人能告訴他媽媽还活在世上的喜訊啊。但是他所听到的，只是“咔当，咔当”、节奏均匀的火車前进的声音，看到的是陌生的旅客。

他后悔错过了这个找媽媽的机会，他苦恼着馬上就要到一个“連火藥味也聞不到”的部队去。

二

在一个落着毛毛細雨的早晨，赵学鴻来到了部队。

他被分配作中队长李維民的副駕駛。从現在起，他又变成了中队长李維民带飞的“學員”了。而且和李維民住在一个屋子里。

赵学鴻迈进屋門，把箱子往地板上一放，行李卷往床上一扔，就开始从四面八方审视着这间屋子。

两張单人床平行地靠着两边的墙壁摆着，在紧挨着窗戶

的两床中間，摆着一張桌子，中队长李維民的床头，放着一个衣架，衣架上整齐地挂着飞行皮夹克、飞行帽、氧气面罩、航行包等衣物。挨近墙角的一張凳子上面放着一口皮箱，床下边的鞋，鞋尖都是朝里放的，四周的墙壁洁白，干淨得沒有一点污迹，地板擦洗得閃閃发亮，象是剛上过一层紅色油漆似的……

屋子里的陈設虽然簡單，但每一件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，有条不紊，打扫得干干淨淨。赵学鴻一进屋，仿佛呼吸到一股清爽新鮮的空气，立时給他一个舒暢恬靜的感觉。他心里想：“中队长一定是个爱干淨有条理的人，說不定还是个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呢？……这跟我不是有些不太合适嗎？”在中队长床头的墙壁上，貼着一張宣傳画，他很快就被这張画吸引住了。

这是一張画片，上面画着一个空軍战士駕駛着噴气式飞机在保卫祖国的領空。他望着这張画片，心里納悶地想：“这个运输机部队的飛行員，怎么还有心思在自己的床头挂上这么一張画呢？”他一时不能理解中队长的这个举动。

这張画又触动了他的心事，引起了他的苦恼。他一边出神地望着这張画，一边不知不觉地低声哼唱起来：

我从前是个陆軍战士
战斗里是勇敢的尖兵
为了保卫祖国，保卫和平
如今光荣地学习飞行
为战士荣誉

为祖国安宁
我向敬爱的领袖保证
锻炼成钢铁般的航空兵

.....

歌声透过窗户，穿过绵绵细雨，传到了正在路上走着的中队长李维民的耳中。李维民是在听了关于赵学鸿的情况介绍后，刚从大队部赶回屋来的。当他在路上听见这歌声时，心里奇怪地想：“咦！过去没有听谁唱过这支歌子呀？”他一边走着，一边细心地听着，越走近他的屋子，歌声听的越清，原来这歌声来自他的屋子里。“啊！原来是赵学鸿唱的”。他在揣摩着歌声的味道，并且加快脚步朝自己的屋子走去。赵学鸿好象发现了有人在注意他唱歌似的，把窗帘拉下来了。

李维民走到了窗子跟前，没有马上进屋，他站在窗外听着赵学鸿的歌声。歌声越来越微弱低沉，就连紧靠窗口站着李维民，如果不细听的话，也听不见。他越听越觉着不对劲，这是一首气魄宏伟、雄壮有力的歌曲，他为什么唱得这么感伤忧郁呢？难道是借着这支歌子来倾泄心中的烦闷吗？小伙子也许是带着一股“情绪”到部队来的吧！李维民正在这么想着，歌声慢慢地也停止了。他这才掏出手绢，擦擦落在脸上的雨水，走进屋去。

赵学鸿这会儿站在桌前，正在对着那张画片出神地楞想。李维民停在门边，看了他半天，但他一点也没发觉。直到李维民故意把门“嘭”的一声关上时，这才把他惊动得掉转头来。两个人互相介绍后，李维民一边帮他收拾床铺，一边又跟他

扯談起來。

“趙學鴻同志，剛才那個歌是你唱的是嗎？”中隊長故意這樣問他。

“啊！……剛才我隨便哼了兩句。”趙學鴻一聽到中隊長問起這事，神情困窘，臉立時有些發紅，象是藏在心里的秘密，一下子被人揭露出來了似的。由於惟恐中隊長發現他的窘象，他故意轉過身去把他的箱子移到牆角里去。但他的這些舉動，又怎么能逃得過細心而又有意問話的中隊長的眼睛呢？

“喜歡唱歌嗎？”李維民為了使他的神情自然些，隨便問道。

“不！只是有時想起來了才哼兩句。”

“噢！那我可是個好唱歌的人，往後別怕吵啊！”李維民說完這句話，就唱起了趙學鴻剛才唱過的那支歌子，他唱的高昂、雄壯而有力。

趙學鴻手里拿着床單一動不動地听着，但李維民唱到半截，就停下來不唱了。他問道：“怎麼樣？跟你剛才唱的是同一支歌子嗎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你為什麼唱的那麼傷感低沉呢？”

“我……我也不知道……”趙學鴻嘴上這麼支吾着，心里可捏了一把汗的暗想：“難道我的心事被中隊長看出來了？……”

“是不是有什麼惱火的事使你不痛快？”李維民直截了當地問。

這麼一采，可把趙學鴻問得不知怎麼回答是好。他結結

巴巴地說：“沒有……沒什麼不痛快的事。”

“別騙人啦，我可會相面啊！是不是對飛運輸機不大感興趣？”李維民半开玩笑半認真地笑着說道。

這句話，打中了趙學鴻的要害，觸到了他的痛處。他不由得一怔，並抬頭望着中隊長。心里想：“好厲害的眼睛啊！瞞是瞞不住了。”隨即答道：“不感興趣也來了，作為一個黨員，服從黨的需要。”

“可是光從組織上服從不夠啊！還要从心里愿意才行。”

“我想我會从心里愿意的。”趙學鴻被中隊長說得實在沒有辦法，只好硬着头皮這樣回答。

“對！等你了解了運輸部隊的重要性以後，那時候再讓你走，說不定你還不乐意呢？”

趙學鴻不自然地笑了笑說：“也許。”

和中隊長同在一个機組的孟剛、周福貴、林明三個人，聽說機組里今天新來了一位副駕駛，都興沖沖的跑到中隊長屋子里來看望他們的新伙伴。

第一個走進屋子的是孟剛。他一進門就問：“中隊長！這個就是嗎？”

“這個就是什麼呀？”李維民故意反問他一句。

“新來的副駕駛呀？”

“這個呀！來！我給你們介紹一下吧！”李維民對着他們三個人說：“這是趙學鴻同志，調到咱們機組的新飛行員。”然後，他把領航員周福貴、通訊員林明一一對趙學鴻作了介紹。最後指着孟剛說：“這是咱們中隊的機械長，外號叫‘猛張飛’的孟剛同志。”

孟剛捶了中隊長一拳說：“你怎么第一次見面就給人家介紹外号！”他拉住趙學鴻的手說：“別听他的，如果听他的話，兩口子都要分家。”趙學鴻被他說得差一點笑出聲來。“你先別笑，他帶你飛的時候，可還要听他的。”听了他們这么几句笑話似的介紹之后，趙學鴻不拘束了，显得自然得多了。

“說正經的，老孟，什么时候能讓我們飛起來呀？”中隊長向孟剛問道。

“后天保險你上天。”孟剛回答完中隊長的話，對趙學鴻說：“小家伙，來早了不如來巧了，就象我們知道你要來，特意換了兩台新發動機歡迎你。”

.....

窗外仍然飄着毛毛細雨。屋里，這一個機組里的五個人，又說又笑，熱鬧得象一家人似的。

三

趙學鴻是在北方的寒風大雪中長大的，是在他家乡独有的遮天盖地的風沙中長大的。

一個在北方過慣了平原生活的人，突然來到被群山緊緊環抱的四川盆地，起初在生活上的確會感到有許多不習慣的地方。在北方，他看慣了一眼望不到邊的、開闊得象海洋一樣的田野平川，而到了這裡，睜眼是山，閉眼還是山，仿佛天地也變得狹窄矮小了。這還不算，最使趙學鴻感到惱火的是四川的天氣：早晨，濃霧把天地蓋得嚴嚴的，連半點縫隙也沒留下，如不留意，兩人對面走路也許要碰鼻子；晌午，太

阳总是躲在云缝里，很难得露出个笑脸来。这种整天阴沉沉的、哭丧着脸的鬼天气，把赵学鸿闷得透不过气来，他的胸口象压着块石头似的难受。他恨不得能一拳头把云块捋开，好透透光亮，通通空气。

不仅这些生活上的不便，使赵学鸿有点苦恼，就是那种不大愿意駕駛运输机的思想，也还在困扰着他。在来部队的路上，他原想把自己这个心事藏在心底，不讓任何人知道，他想等渐渐习惯了以后，也許能对駕駛运输机慢慢发生兴趣，这样也就可以使这个想法不被人发觉，就悄悄地消失下去！但不巧的是，在他到部队来的第一天，这个心事就被中队长看出来。他担心中队长要批評他。中队长是自己的教員，这么一来，他是不是喜欢我这样的学員呢？但事实却跟他預料的正好相反，中队长不但沒有就批評他，反而更加关心他。这使得赵学鸿很有些不安，他象做錯了事的孩子似的，連和中队长說話，都显着有些拘束。

李維民是一个生活上有条理、爱干淨的人，也是一个酷爱学习的人。这些天来，赵学鸿一閑着沒事，就伏在桌前一本一本地翻看着摆在桌子上的各种書籍，有时看看書皮，翻翻目录，有时也看上几頁，但很快又把它扔到桌上了。这些書籍，有許多他从前并沒有讀过，但他却連一本也无法安下心来仔細認真地讀完。他的这些举动，李維民早已看在眼里，記在心上。

有一天，当赵学鸿又在桌前翻書的时候，李維民从床上起来，走到赵学鸿背后，扶着他的肩膀，从桌上拿起一本書遞給他說：“赵学鸿，別今天翻翻这本，明天又翻翻那本，結果